



尋根

醫學系六年級 葉心偉

在我的回憶裡，我對我阿公的模樣大致上有四種印象，第一是白髮禿頭，身形勻稱，總穿著深褐色的外套和深灰色西裝褲，這時候的他總是會牽著年幼的我，去附近的雜貨店買各種零食和玩具。而我印象最深的玩具是一隻可以變形的藍色機器人，這個玩具陪伴我童年許多美好時光，也可以說是我阿公在這段時間給我最美好的回憶，然而諷刺的是，這個玩具後來被我丟在哪裡，我一點印象都沒有，或許是遺留在某個親戚家；又或是搬家時被媽媽給丟掉了，總而言之，這個象徵我美好童年和阿公最健康、最慈祥的模樣，就這樣消逝在我逐漸凋零的回憶裡。

阿公第二個模樣，是在他中風之後，這時我們剛搬新家，聽到阿公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來住一個月的時候十分開心，但看見爸爸攙扶著阿公上樓時，我才知道阿公生病了，阿公外貌變得圓潤，想來是病後沒什麼能力做運動了，所穿的衣褲沒有什麼變化，但右手提著拐杖，左手呈現一個奇怪模樣，而且不時地抖動，這些印象都在年幼的我心裡紮根，而這個形象也是阿公陪伴在我心裡最多的模樣。不懂事的我，當時還天真地以為阿公只是左半身不便，需要有人攙扶和幫忙洗澡而已，平常還是會陪著我玩、陪我下象棋，然後故意輸給我，說一些我已經從他口中聽過無數次的故事，但殊不知阿公已經不再是我想的那個和藹模樣。

那是一個尋常的午後，阿公午睡起來後從房間走到客廳，調皮的我在阿公身後跟姊姊嬉鬧玩耍，一不小心撞到阿公，阿公跌倒在地。看到阿公模樣，還以為他是在和我們玩，直到阿公露出痛苦的神態，我跟姊姊才驚覺闖大禍了，趕緊叫媽媽來幫忙，看著阿公吃力的扶著椅子，花了接近十分鐘的時間才終於站起，我才真正明白感受到阿公是一位病人。最後當然免不了一頓責罰，雖然阿公表面上說沒關係，但從那天起阿公似乎變得不太理我，而我也因為內心的愧疚感，只敢遠遠地看著阿公。或許是那次跌倒，也或許是久病纏身，阿公脾氣開始變差，開始對媽媽大呼小叫，只要稍微不順他的心，便會用我聽不懂的台語叨念著媽媽。而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，是在姊姊要將阿公正在看的電視轉小聲，而阿公身體誤觸到遙控器的開關，結果阿公以為是姊姊關掉他的電視，瞬間各種髒話飆罵而出，嚇得我和姊姊愣在原地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爸爸見狀，以為是姊姊關掉電視，生氣地叫我們姊弟倆在神桌前罰跪。阿公便從下午一直到晚上都在痛罵，不只罵姊姊跟我，還有爸爸，最慘的是媽媽，阿公講得一口我聽不懂的台語，咒罵著媽媽，還有我媽媽家世背景。原本媽媽假裝充耳不聞，逕自在廚房做菜，直到阿公罵到我媽媽母親的時候，年幼喪母的媽媽一氣之下，原本切菜的砧板連同上面的菜肉摔在地板，拿著菜刀走出廚房，惡狠狠地盯著阿公，嚇著阿公趕緊住嘴，而這幅場景，至今還是會時常在我夢中出現。

接下來我便數十年都沒再見到我阿公，我阿公發誓再也不要看見媽媽和我跟姊姊兩個孩子，原本說好四兄弟輪流照顧，變成三個哥哥在照顧，爸爸一年裡只有在除夕夜下午時會去探望阿公。這段時間阿公的訊息，都只能從大阿伯口中轉述得知，大阿伯性格敦厚，自然便會將一些不好聽的話給省略，但我還是能清楚地感受到阿公不願意原諒的態度，以及彆扭的

脾氣。在我高中二年級時，歷史老師交代一份作業，內容是有關於自己的家族史，為了完成這份作業，更重要的是面對我心裡那份不願意再看到的回憶，我開始向爸爸和媽媽詢問那段過去，以及阿公年輕時的故事。令我吃驚的是，我一直以來認為阿公的壞脾氣是生病所導致，結果並不是，阿公從小接受日式教育，他有極強的大男人主義，年輕時時常因為錢的問題跟阿嬪吵架，據爸爸的說法是「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鬧」，這也解釋我多年以來不解阿公和阿嬪為何分房睡。爸爸一句一句還原阿公真實的樣貌，我才驚覺那個我認為最真實、最和藹、牽著我的手，提著零食和玩具的阿公，某種程度上是虛假的。真實的阿公是大男人主義、脾氣極差，讓阿嬪和年幼的爸爸吃足苦頭。而那些小時候聽不懂罵媽媽的台語，是多麼不堪入耳，即使到現在，我還是不願意用文字去表達出來，那已經不是單純罵人了，而是對於一個人的人格毀滅，我也明白媽媽拿著菜刀瞪著阿公，其實已經是極大耐心的展現了。

我對阿公的第三印象，是在我大學第一次寒假的除夕夜下午，那天爸爸突然說要帶我回阿伯家看阿公，我清楚爸爸想要什麼，於是毫不猶豫地答應。打開阿伯家的門，我突然愣住，對於眼前這位頭髮全部掉光，身型因為長時間的臥床和坐著，變得肥胖臃腫，還有口齒不清，我完全無法接受眼前之人便是阿公。而阿公對我的回憶也大概只停留在小學四年級，穿著學校運動服到處地跑來跑去的小孩而已。面對眼前這個十八歲的男子，阿公眼中明顯地感覺疑惑，如果我們兩個走在大街上對到面，我想彼此都不會認出來。在爸爸跟他介紹後，阿公興奮地抓著我，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著他與我小時候的回憶，雖然有大半都是他當年跟其他孫子，也就是我的堂兄弟與他的回憶，但幸運的是，興奮的阿公似乎已經記不得當年的發誓。

後來問阿伯為什麼阿公脾氣變得這麼多，阿伯笑笑、輕描淡寫地說：「他再隨便生氣，就沒人要理他了。」

我對阿公的第三印象也就那一個下午，在那之後便沒有見到阿公。過了一年之後，在大年初一的前七天，我一早便聽到媽媽叫我起床，阿公送醫院了，我瞬間從被窩跳了出來，立刻換好衣服，便隨爸爸的機車趕往醫院。一路上我以為爸爸會加速狂飆，但意外地，爸爸不僅沒有加速，反而似乎還比平常的車速慢，也許爸爸深知欲速則不達的道理，也或許各種心煩意亂之事縈繞在心。最後抵達急診時，搶救的醫師也恰好從手術室出來，宣布急救無效，請我們進去看阿公的最後一面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遺體，阿公癱軟地躺在手術台上，嘴巴、身體佈滿各種管路。我人生第二次看到遺體是三年級的大體解剖，然而不同的是，我看待大體老師的心是尊敬的，但阿公卻是讓我手足無措，原本已經想好要如何說服媽媽來探望阿公，現在卻……。這也是我對阿公第四個，也是最後一個的印象。

阿公的喪禮簡單隆重，後半生飽受中風和三高折磨的他，能在睡夢中安詳辭世，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種福氣，當時失智的阿嬤聽到阿公過世之後，沒有任何表情，只有淡淡的一句「是喔？」在外人眼中或許無情，但因為高二時做過的作業，而了解整個家族歷史的我，卻完全明白阿嬤的心聲。阿公性格聰慧，但壞脾氣和大男人主義卻帶給周遭愛他的人無數次的痛苦和麻煩，對於過去，我們已經無法改變，能做的事便是學習教訓，不在未來犯相同過錯。